

社会主义之思
潮及運動

書 叢 界 世

動 運 及 潮 思 之 義 主 會 社

卷 下

著 原 萊 德 列 國 美

述 譯 季 李

訂 校 恭 履 陶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社會主義之思潮及運動下卷

第九章 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 (Socialism and Inter-

nationalism) 一八一八年至一九一四年

國際運動的歷史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action)

國際主義的發端——各國社會主義者已經努力從事於經濟和政治的改造之戰爭。這種戰爭原來是一種國內的戰爭。自從這種運動最初的發端以後，一般社會主義者藉他們的國際組織之力，又努力從事於謀世界工人間一種更真實的親密之戰爭。

一種雄壯的國際的聲音突然出現於社會主義運動的第一次大宣言中，這就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和昂格思在這種宣言中有名的呼聲是『各國的工人啊！大家聯合起來！』

國際主義的精神再見於一八六四年第一國際黨成立的時候，當時各代表規定一種章程，爲允許入黨的條件，就是承認『真理、公正和道德爲他們彼此相交接的規則，而又沒有種族、宗教、或國籍的區別。』

過了四年，正是一八六八年，國際黨在不律塞開會，當時的戰雲彌漫於法、德兩國之間，國際黨立於反對戰爭的地位，並且勸告工人如果戰禍爆發，則以總同盟罷工爲抵制之具，他把法德兩國間迫在眉睫的衝突比作一種有利於俄國的內亂。

普法戰爭——然當德、法兩國間的衝突實行決裂之時，國際黨所取的反對戰爭之態度，不十分勇敢。

當時馬克思寫一封信給他替國際黨所組織的德國黨人執行部，宣布他的主張，說德國社會民主黨（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可以加入這回國事運動，『因爲這種運動的身是限於防衛德國的（在某幾個條件之下，這種防衛戰爭一直到實布媾和爲止，並不把攻擊戰爭置諸他的範圍之外。』當拿破倫帝國尙巍然存在，而馬克思覺得拿氏的傭兵要威脅德

國的時候，馬氏對於德國方面從事這種戰爭並不反對。然當法蘭西帝國被推翻而共和政府已成立的時候，馬氏便要求德國與法國媾和，並且反對一切併吞土地之舉，他預先宣言，德國取得亞爾沙士（Alsace）和洛林（Lorraine）一定又將另外引起一種衝突，並且證明此事是『變將來的和平為一種暫時休戰之確定不移的方法，當法國休養生息，具有奪回失地的力量之時，這種休戰一定馬上就要破裂了』。馬氏替國際黨在倫敦所開的總會議草定一種宣言，他具有一種非常的卓識先見，他預先說明，『在十九世紀下半期內重行造成的征服政策之罪惡』一定會把法國驅入俄羅斯的懷中，並且一定會引起『一種種族戰爭，就是和聯合一致的斯拉夫（Slav）及拉丁種族之戰爭』。他稱那些主張這種和平的人為『德國中等階級中沒有腦筋的愛國者』，藉以表示他們這種人的性質。他的推理之普通途徑又為昂格思所遵循，昂氏初時本贊助德國人，後來轉為法人盡力。

德國社會主義者——在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分為兩派。北德意志同盟會（North German Federation）的會員里布奈西起初決定反對戰費預算案，但是

他後來被同會會員柏白爾勸服，不出席投票，因爲一票否決的票或可變爲維持『拿破倫的萬惡政策』。在他一方面，一票贊成的票或可視爲信倚普魯士政府的投票，據他們這些社會主義者的意見，此次普法戰爭是普政府一八六六年的行動養成的。柏白爾自己和里氏採同一的方針。

反之，拉塞爾 (Lascelle) 派社會主義的會員維持戰費預算案，他們的動機是由於相信，這種戰爭應當繼續進行，要直等到拿破崙顛覆，而法國的民主主義得到自由發展的地步才止，又相信這種戰爭一定造成德意志的統一，因此把向來妨礙大社會民主黨的發達之國家問題解決了。在這兩派間的爭議非常利害，致使那位爲敵派攻擊的中心點之里布奈西宣言，他『因爲厭惡這些愛國者的吵鬧』很願意移居美國。

第二國際黨——從一八七〇年那幾年之間起一直到一八八九年止，在工人中間的國際運動中止。至一八八九年，第二國際黨出生於巴黎。在國際黨開會時的議事規程中，軍國主義 (Militarism) 爲內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當時會中所要求的事件是，常備軍應當取

消，國際仲裁法庭應當成立，而人民對於宣戰及媾和的問題應當有干預之權。這些要求事件在國際黨一八九一年的不律塞會議中，一八九六年的倫敦會議中，和一千九百年的巴黎會議中又重行認可。

在最後一次會議中，柔萊司 (Jean Jaurès) 宣言，籌畫國際和平及親善是會中一個最重
要的問題。國際黨對於軍國主義所持的政策又加以討論，會議中宣言反對充海陸軍用的一切供給費。此次會議通過一種重要的議決案，其內容如下：

『一各國勞動黨必須以加倍的努力和有增無已的精神，反對軍國主義，並且反對殖民地的擴充。』

『二各國中等階級和政府聯合攜來，從事於繼續不斷的戰爭，要抵抗這樁事，各國的無產階級須聯合攜來，要求永久的和平，這是絕對不可少的，這就是說，大家對於抵抗軍國主義的公共戰爭，必須多少棄去一點無氣力的國際結合之方法，而採一種猛烈的國際行動。』

『國際黨的會議因要實行這種議決案，提出三條切實可行的方法。』

『一、各處的社會黨應當用種種方法，盡力教導他們的後輩反對軍國主義。

『二、在議院內之社會主義的議員，對於陸軍、海軍、或殖民地遠征軍的任何種費用應當時常投反對票。

『三、應當令國際社會主義常川委員會於遇得機會時，即在各國構成反對軍國主義的一致抗議之運動。』

英國代表關蘭 (Peter Curran) 在會中乘機否認英國社會主義者幫助他們的政府去從事於當時正在進行的南非戰爭，關氏宣言，南非洲的事件不過是一種強盜的劫奪行為罷了。

日俄戰爭——當國際黨在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開會的時候 (一九零四年)，正在日俄戰爭之中，會中以親愛的祝辭達於兩國無產階級之前，並且號召各國的社會主義者和工人竭全力反對這種戰爭繼續進行。當日俄兩國代表在會中彼此握手，並且宣布他們彼此都沒有敵意的時候，與會的各國代表大加贊賞，掌聲如雷。

國際黨於一九〇七年在有名的司徒嘉德 (Stuttgart) 會議中，對於社會主義者防止戰爭和近世戰爭原因之已往的成功，以及把總同盟罷工當做防止戰爭的方法等等，從許多觀察點上加以討論。

社會主義者的成功——社會主義者述及國際黨在不律塞會議以後工人的成功，曾宣言如下：

『我們可以稱述的事件是，(一)在法休達變端 (Fashoda incident) 發生之後，英法兩國的工聯因維持兩國的和平及重新確定兩國的友誼關係所訂的契約；(二)當摩洛哥 (Morocco) 問題吃緊之際，法德兩國國會中的社會民主黨所持的政策，和兩國社會主義者彼此發出的和平宣言；(三)奧意兩國的社會主義者因要免去兩國間的衝突，羣集於居利斯 (Trieste) 的共同行動；(四)瑞典的社會主義者阻止本國攻擊挪威的大努力；(五)俄羅斯和波蘭社會主義的工人和農民，因抵抗俄皇所放縱的戰魔，又因想極力……利用這種危機去解放俄國和一般工人，不惜出於英烈武勇的犧牲。』

戰爭的原因——

國際黨在司徒嘉德所開的會議於討論近世大多數戰爭的原因以後，末了就通過一種議案，他在這種議案中認通常的戰爭起於競爭市場，軍國主義，國民的成見，和蓄意摧殘工界逐漸增加的勢力這幾點。他的宣言如下：

『國際黨的司徒嘉德會議對於以前各次會議所採之反對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議決案，再行確實承認，並且重新申明，反對軍國主義的戰爭必須和通常的階級戰爭攜手並進。照常規說起來，在各國間所起的戰爭，是他們競爭世界市場的結果，因為每一個國家不獨是要保持他現在固有的各市場，並且還要奪取新市場。這樁事就是要許多國家和地方屈服，所以戰爭便爆發出來了。但是戰爭的出現，還由於各國對於軍器要想勝過他們的鄰邦，遂繼續努力，務求進步——這就是維持資本階級優勢的主要原因之一，這也是使無產階級受經濟上和政治上壓迫的主要原因之一。』

『戰爭也是國民的成見所贊許的，而那些治人階級因圖自己的利益，又因要轉移無產階級的心思，使他們不注意於他們的階級利益，和這些利益的國際結合，遂煽動國民的成見，

使之成爲一種烈火。所以戰爭是資本主義性質上的一種要素；只有資本主義的制度衰落下去，或是因軍器增加的結果，對於人民和錢財的犧牲很大，而人民羣起革命，掃除資本主義，然後戰爭才會消滅。所以供給大多數的兵卒和受最大的物質上犧牲之工界自然是反對戰爭的人。除此以外，戰爭是和他們最高的目的相反的——就是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創造一種經濟制度，而這種制度將表現各國的共同一致和休戚相關。』

總同盟罷工——戰爭原因的問題惹出很大的爭議，而在私有財產的制度之下，阻止戰爭爆發的方法又引起很大的注意。柔萊司柏白爾和其他人等討論極烈的阻止戰爭之方法爲總同盟罷工。

總同盟罷工在國際黨以前許多會議中已經爭論過。當一八九一年，荷蘭社會主義者的代表紐溫蓄斯（Nieuwenhuis）提出一種議案，要求各國的社會主義者『對於請求人民宣布總同盟罷工去抵抗戰爭的提議，予以答覆。』英國代表脊爾斯（Giles）也有一種大略相同的提議，但是這種武器既和當時無政府主義的宣傳有關係，所以大家對於這兩種提議便很冷

淡。
里布奈西和威蘭 (Valliant) 的提議轉爲大家所採納，他們的提議說戰爭和軍國主義起於工業上的掠奪，並且宣言，那些願意終止戰爭的人應當加入社會主義運動中。

過了兩年，紐溫蒂斯又在齊利池 (Zurich) 的會議中提出這樁事，但是報告這種議案的不列克洛夫 (Plechano) 要求拒絕這種提議，他所根據的理由是，這種議案一定將使那些社會主義更發達而願意同盟罷工的國家陷於那些進步遲緩而不能跟着一致行動的國家之手中。在此次會議中的討論惹起里布奈西因擁護德國社會主義者的策略而傾吐一種憤激之詞。他的宣言如下：

『不出一個人，不給一辨士，這是我們的黨綱。我們一黨自從成立以後，沒有給過德國軍隊一個辨士！你們要提倡兒戲的軍營變亂，反對軍國主義的魔王，是不濟事的。你們不過是把少數不幸的人交給這個魔王的手中罷了……當羣衆都是社會主義者的時候，軍國主義已經看見他自己的末日了！』

那位荷蘭人的提議又爲會中所拒絕了，因爲只有法國和荷蘭國軍獨贊助這種提議，於是

在此次會中所通過的一種議案和不律塞會議中通過的議案是相同的。

但是總同盟罷工爲防止戰爭的方法這種觀念並沒有消滅。當一九〇七年，恰在國際黨集會之前，法國社會主義者的會議採納一種總同盟罷工的議決案，這種議決案爲溫和派的人柔萊司及威蘭所贊成而爲蓋司德（Guesde）所反對。總同盟罷工的議決案即於本年提出於國際黨司徒嘉德的會議中。

法國大多數社會主義者的議決案力言，（一）細看軍國主義就是『國家配上武裝，鎮壓工界，使他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屈服於資本階級之下；』（二）工界擁護自己的獨立，抵抗外界的攻擊，是他當盡的義務；（三）因防衛的政策，須採用人民都服普通的軍役制，使工界得配上武裝；（四）國際社會主義局（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Bureau）對於工界用一切手段——從議院中的干涉起，至公衆騷擾，總同盟罷工，和變亂止——而出於國內和國際社會主義的行動去防止戰爭，應當負一種幫助的責任。』

柏白爾對於總同盟罷工的態度——柏白爾代表德國的社會主義者極力反對

這種議決案。他指摘黑維（Hare）和馬克思的『無產階級沒有祖國的教義』（見共產黨宣言）。

柏氏宣言，『我們努力反對的不是祖國的本身，因為國家爲無產階級的所有物，遠過於爲治人階級的所有物，我們努力反對的是呈於國家裏面而有利益於治人階級的種種現狀。文明的生活只能藉本國語言文字之力，以充分的自由和獨立爲基礎，發達起來。所以凡在外國統治之下的人民所當努力去幹的事，就是獲得自由和獨立。』

柏白爾於是進而向黑維所發的議論挑戰，他說，到了一個危急的時候，很難分別何者爲一種侵略的戰爭，何者爲一種防衛的戰爭。他又宣言，『當一種戰禍的線索隱藏起來，不爲研究和觀察政治的人所見的時候，許多事件不復呈出原來的形狀。祕密的外交已經不是如此了。』

柏氏以爲如果總同盟罷工於戰時試行於德國，一定要產生種種嚴重的結果。他繼續說道，『我必須確實宣布，我們對於這些方法，是不可採用的，也是不必討論的。里布奈西在自己

的著作中雖然只引用黑維的議論，並且宣布黑氏的策略是不可行的，然他被了謀叛的罪名而受審判，我們看見這件事，便知道在德國的事情是怎樣的。」他力言在德意志沒有一個人希望戰爭，而治人階級承認一種革命是危險的。

他的結論是，『我們在德國必須竭全力抵抗現今存在水陸上各種形態的軍國主義，但是我們不能進得太快，運用那些，危及我們本黨的活動，甚至於危及我們本黨自身的存在之抵抗方法。』

柔萊的答詞

柔萊司對於柏白爾的見解，發出一種有力的譏諷之詞。柔氏不承

認他自己宣傳黑維主義，他並且繼續宣言如下：

『黑維願意殲滅祖國。我們願意替無產階級謀利益，把祖國變成社會主義化的國家。……我們的議決案不是一個做夢者腦子裏面偶然的妖怪，但是由法休達和摩洛哥兩大危機所發生的一種必然之結果。……我們對於無論什麼問題，不以單獨議院的行動，便懷滿足之心。無產階級願意到舞台上去做一個替自己謀財產的人。要防止戰爭，無產階級也必

定將極大的羣衆中一切大勢力表現出來。……考茨基已經宣言，如果德國軍隊要作贊助俄皇的干涉舉動，便當用直接行動去對付他們。柏白爾在國會之前屢次述及這句話。你如果能够說這種話，那麼，過了一切國家的衝突，你也能够說這種話。德國因贊助俄皇而以武力干涉俄國社會民主黨，這一定是階級戰爭中一種可想像之極端的和最利害的形態。

『然一個政府如果不向直接反對社會民主主義的方面進行，但爲社會主義的發達所震動，要向外國找一個轉變國民意志之點；倘在法德兩國之間，因這個原故起了戰爭，而法德兩國的工界爲着資本家的利益，互相殘殺，並且聽從他們的要求，不去極力利用自己的力量，謀自己的利益，這是正當的麼？如果我們不努力去做這樁事，我們一定要受辱。

『里布奈西被軍事法庭傳去，並不是因他號召無產階級起兵，也不是因他宣布一種不定的和錯指的戰爭危險，那種訟詞明白宣布，在德法兩國之間，似乎將有一種戰爭，遂指里氏遇着這種戰爭將犯叛逆罪。你也當把這樁事的可能加在你的思想範圍之中，恰和德國受俄國的侵襲是可能的一樣，你並且應當所有預備。』

柏白爾於答覆這一種說法時，曾宣言，在德國應當如何看待這種議決案，他比法國人知道的更多一點。『如果究竟沒有什麼事故，或是有什麼事故，在危急之時必須執行，而爲他們現在所不知道的，那麼，我們卻不願意自討煩惱，我們並且不願意大大地減殺我們運動的勢力。』他預先言明，軍國主義一定將自行顛覆，而一種戰爭一定將引出貧窮，失業，和痛苦等等，這一定就是一種最後的戰爭。

在司徒嘉德的議決——

司徒嘉德會議因顧及這位德國人對於總同盟罷工原則破壞的影響所抱之恐懼念頭，最後採納一種決議，認舉行總同盟罷工對於阻止戰爭是一種可能的武器，但不是一種必須的武器。這種決議以爲一般社會主義者，『必須按照政治上的情形和對敵階級的利害，對於每種最足以維持和平的努力，都須細心運用出來。然一切努力若歸無效，而戰爭仍然爆發出來，那麼，他們的主要義務就在使戰爭快些結束，當戰爭結束之後，就利用大部分戰後定會出現的經濟和政治危機所貢獻之機會，去掀動一般輿論，使資本階級的專政得早日撲滅。』司徒嘉德會議又重新確認在一千九百年會議中所採納的「社會主義